

聯 合 國



安全理事會

正 式 紀 錄

第九三六次會議

第 十 六 年

一九六一年二月十六日

紐 約

目 次

	頁次
臨時議程 (S/Agenda/936)	1
通過議程	1
一九六〇年七月十三日秘書長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 (S/4381):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六日錫蘭、迦納、幾內亞、利比亞、馬利、摩洛哥、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及南斯拉夫常任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 (S/4641, S/4650);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四日剛果共和國(雷堡市)總統及高級專員團主席及外交事務高級專員致安全理事會主席電 (S/4639);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九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常任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4644);	
秘書長駐剛果特派代表關於魯孟巴先生事向秘書長提出之報告書(S/4688 and Add.1).....	1

凡有關文件未在安全理事會會議紀錄內轉載全文者，均以正式紀錄補編每三個月刊行一次。

聯合國文件均以英文字母及數字編號。凡提及此種編號，即指聯合國之某一文件而言。

第九百三十六次會議

一九六一年二月十六日星期四午前十一時在紐約舉行

主席：Sir Patrick DEAN(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

出席者：下列各國代表：錫蘭、智利、中國、厄瓜多、法蘭西、賴比瑞亞、土耳其、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美利堅合眾國。

臨時議程 (S/Agenda/936)

一. 通過議程。

二. 一九六〇年七月十三日秘書長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 (S/4381):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六日錫蘭、迦納、幾內亞、利比亞、馬利、摩洛哥、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及南斯拉夫常任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 (S/4641, S/4650);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四日剛果共和國(雷堡市)總統及高級專員團主席及外交事務高級專員致安全理事會主席電 (S/4639);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九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常任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 (S/4644);

秘書長駐剛果特派代表關於魯孟巴先生事向秘書長提出之報告書 (S/4688 and Add.1)。

通過議程

議程通過。

一九六〇年七月十三日秘書長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 (S/4381):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六日錫蘭、迦納、幾內亞、利比亞、馬利、摩洛哥、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及南斯拉夫常任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 (S/4641, S/4650);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四日剛果(雷堡市)總統及高級專員團主席及外交事務高級專員致安全理事會主席電 (S/4639);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九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常任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 (S/4644);

秘書長駐剛果特派代表關於魯孟巴先生事向秘書長提出之報告書 (S/4688 and Add.1)

Mr. Abdoulaye Maiga(馬利), Mr. C. S. Jha(印度); Mr. Mišo Pavičević(南斯拉夫), Mr. Sukardjo Wirjopranoto(印度尼西亞), Mr. Walter Loridan(比利時), Mr. Diallo Telli(幾內亞), Mr. K. K. S. Dadzie(迦納), Mr. Evariste Loliki(剛果, 雷堡市), Mr. El Mehdi Ben Aboud(摩洛哥), Mr. Bohdan Lewandowski(波蘭), Mr. Mohieddine Fekini(利比亞), Mr. El Nur Ali Suleiman(蘇丹), Alhaji Muhammad Ngileruma(奈及利亞), Mr. Louis Rakotomalala(馬達加斯加), Mr. Aimé-Raymond N'Thepe(喀麥隆), Mr. Emmanuel J. Dadet(剛果, 布拉薩市), Mr. Ousmane Socé Diop(塞內加爾), Mr. Joseph N'Goua(加彭), Mr. Michel Gallin-Douathe(中非共和國), Mr. Frédéric Guirama(上伏塔), 及 Mr. Adnan M. Pachachi(伊拉克) 應主席請, 就理事會議桌前預定席位。

一. 主席：茲又接獲捷克代表參加討論議程項目的請求。如無異議，本席即邀請捷克代表就理事會議席之前為其保留之席位。

Mr. Karel Kurka(捷克斯拉夫)應主席請, 就理事會議桌前預定席位。

二. Mr. BENITES VINUEZA(厄瓜多)：數日前當我們討論剛果(雷堡市)一般情勢之時，本代表團

曾說[第九三二次會議]前總理魯孟巴之監禁與被解往卡坦加,不僅是破壞基本人權,而且是引導剛果走到內戰的危險邊緣的行動。當時的情勢本來可以挽回,同時可以找得到解決方法的。但是現在這位剛果領袖已被謀害了,不管是非如何,他總是非洲民族主義的象徵。這個無可挽回的事件,使局面改觀了,因此本代表團感覺不得不對這問題重行作一番估計。

三. 魯孟巴及他的同事烏基多先生及姆波魯先生之被謀害,不僅是一項惡毒的罪行。借用 Talleyrand 的一句話,本人應當說,這不僅是一項罪行,而且是一樁愚蠢的事。如一般而論,流血總不會有好結果,那末此輩剛果領袖之被害,除了徒然把他們殺害而外還愚蠢的有使剛果發生內戰、非洲發生分裂與全世界陷於嚴重的國際騷亂的危險。

四. 在目前,我們相信無從找出誰是殺人兇犯。但我相信非把他們找出來不可。如果讓這種罪行不受懲罰,那末就會造成一個完全不可維護的先例,且除非兇手受懲罰,民情將永遠無法完全平息。因此我們贊成進行調查,一定要把兇手遞解出來依法懲處。

五. 既得到這個初步結論之後,本代表在繼續發言之前,不得不先提到自稱為卡坦加省的內政部長的一位 Mr. Munongo 所發表的聲明[S/4688/Add.1]。我們不知道,他憑什麼權利,竟以一個沒有國際地位的省份的部長的資格向聯合國發言,雖然我們已經懷疑到這個人在未受任何指摘之前預先替本身辯護的動機了。他發表聲明時說南美洲的國家經常把它們的政治領袖處死,每一個國家輪流從事這種罪惡的遊戲。這一番話如果不是表示愚蠢的無知,就是十分可惡;如果不是像 Macbeth 夫人看她自己一雙殺人的手而白日見鬼,就是極盡詆毀之能事。不過,本人不願這個譬喻被人解釋為指控。

六. 本代表團認為過早的指控,像刻薄的責備,同樣沒有意義。我們正不能站在一堵象徵的泣牆之前,或藉這位被害的英雄從事宣傳以遂其自私的目的,就認為這是積極的行動了。由此令我們想到有些人從這件可悲的事件出發去下一個離奇的結論。我心目中所指的是對秘書長所提出的控告。

七. 前些時候我們說過,我們認為秘書長不是永遠不犯錯誤的,何況人孰無過;但我們以前說過,我們今天再說一遍,我們絕無理由懷疑哈瑪紹先生的崇高道德標準或者懷疑他行為的公正。我們重申我國政府

對他的信任,並感覺責任所在不得不聲明:我們認為把他說成像一個走狗或披上劊子手血污的衣服,是十分不公道的。

八. 去年十二月我們會認為[第九一六次會議]安全理事會一九六〇年七月十四日的決議案[S/4387]授權秘書長只是供給為維持剛果國際安全所必需之軍事與技術協助,但不得干涉其內政,甚至不得維持法律與秩序,同時沒有另一項決議案擴大秘書長所負使命的範圍,因為大會一九六〇年九月二十日的決議案[決議案一四七四(緊特四)]僅有建議的力量。

九. 蘇聯代表昨日誤引的一九六〇年七月二十二日決議案[S/4405]並未說凡授予秘書長之權限,它只向會員國呼籲,請避免採取任何足以妨礙剛果法律秩序之恢復的行動。授予秘書長的權限顯然是不充分的。因此,我們對於蘇聯代表的不公允的非難不能支持,更不贊成秘書處必須與魯孟巴先生同歸毀滅之意,好像從前一位印度寡婦必須在其亡夫的火葬臺上自焚似的。

一〇. 本代表團既已說明對這個問題消極方面的態度,我現在要說到哈瑪紹先生與美國代表史蒂文生先生所發表聲明的積極方面。他們的話與蘇聯代表團再三強調的某幾點似乎並不相左,並且不因魯孟巴先生之死而需要改變。這些要點可以概括如下:承認剛果的領土完整與主權;必須只靠剛果人民本身的力量造成剛果的政治統一。

一一. 為求剛果領土完整與主權獲得承認起見,顯然需要:第一,防止剛果國家之分裂;這需要修正聯合國對卡坦加政府脫離運動的政策。因為脫離運動的國際承認對於剛果的領土完整與和平構成嚴重的威脅;第二,籲請會員國至少在這個時候不承認任何省政府為國家政府,因為這樣只會使局面更加混亂,並引起對立政府憑國際協助從事內戰的危險;第三,確保比利時軍事與准軍事人員與政治顧問遵照聯合國已往通過的各項決議案立即撤退。我們認為沒有理由譴責比利時政府;但對國際工業財團我們可不能這樣說,因為他們為了謀取利潤需要不顧一切建立壓迫性的新殖民地主義。

一二. 為求實現第二項目的——剛果的政治統一——採取如下的措施似乎是有需要的。第一,應當承認一個客觀與無可否認的事實,即目前在剛果沒有一個能對該國全部領土執行有效管制的中央政府。為避免

剛果瓦解起見，聯合國似乎需要造成有利於具有代表性的議會政體自由運用的和平空氣。第二，聯合國似需採取積極行動防止武裝派系彼此衝突——為達到這個目的起見，一個絕對的條件就是需要把它們解除武裝，並防止任何自稱有全國統治權的地方政府單方面取得外援。

一三。至於用什麼方法以達到這些具體目的，無疑存在不同的意見。但是我們認為這不是不能克服的。史蒂文生先生說〔第九三四次會議〕，美國的新政府願意用其影響實現和平並呼籲其他國家採取相同的行動，這番話令我們有懷抱希望的理由。剛果的和平亦即非洲的和平，它唯有憑國際合作才能實現，而國際合作非通過聯合國不可。任何損減聯合國機構權力的企圖都對和平不利。愛好和平必須以具體行動來表示，不能徒見之於驚人的詞令。人民的苦難與流血不能成為大事宣傳的主題。這正如聖經所說，“興風作浪引來更大的災禍”。

一四。Mr. DIALLO Telli (幾內亞)：由於安全理事會於星期一早上〔第九三三次會議〕突然間休會，很多代表團對魯孟巴總理、上議院主席烏基多與青年部部長姆波魯慘遭謀害的消息不能立即說明其本國的立場，深為可惜。

一五。各位記得幾內亞代表團於二月七日〔第九三一次會議〕曾向理事會徹底分析剛果的情勢，警告殖民地統治者及其盟友正在公然製造罪惡陰謀，並提出具體提案以期挽救剛果的和平，乃至挽救非洲、聯合國與國際和平。自彼以後所發生的嚴重事件使剛果的危機整個改觀了。由此證明，我們的警告未受注意，我們的自由理想被出賣了。全非洲都注意到這個事實。全非洲都會起來英勇地和莊嚴地負起歷史的任務。

一六。現在這個三重謀殺的罪行既已正式宣布，比利時殖民地統治者八十年來在剛果所犯的罪行帳上又添了一筆，由此證實我們的一切戒懼。讓我們以幾內亞共和國政府與人民的名義，讓我們以總統 Sekou Touré 的名義向我們這些忠於理想、寧願光榮犧牲而不肯背棄其人民與其國家的非洲死難同胞們致敬，因為我們全體都懷有整個覺醒的非洲乃至全世界愛好公道與和平的人民的理想與情緒。

一七。同時，我們只能憤怒的譴責所有犯此罪的人，這種罪行所引起的反響不僅可能搖動剛果目前的

情勢，而且損害非洲乃至全世界的和平，且對聯合國的基本生存顯然也有影響。

一八。我們於二月七日在安全理事會發表的那個聲明中亦曾指出誰是在非洲人民眼中負謀殺魯孟巴和他的同伴的責任的人。在我們看來，毫無疑問的，犯這個罪行的人就是所有那些躲在雷堡市和伊利沙伯市非洲傀儡身後的人物。首先負責的是 Baudouin 國王與比國各階層的官員；還有殖民地統治國家的元首和他們的非洲傀儡，特別是法國政府，因為這個政府在剛果獨立前夕，竟毫不猶豫斗胆要求攫取該國的權利，一直在乘剛果的危機從事險惡的活動；還有北大西洋條約組織的領袖們，因為沒有他們的協助與支持，小小的比利時，決不敢公然抗拒非洲及國際的輿論；還有像卡沙扶布、宗貝、莫布土、彭布古、卡隆其等人與所有對非洲和對歷史負着沉重與不名譽的責任，替非洲解放的敵人在剛果執行其計劃的人；最後，還要提到聯合國的秘書長，因為幾內亞共和國政府與覺醒了的整個非洲均認為他個人要負全責。

一九。我們非洲民族主義者將永遠忠於並感謝我們的同胞魯孟巴與和他一同遇難的人。他們的一生，他們的信仰，他們的鬭爭與他們的最高犧牲現在成了我們民族傳統的不可分的一部分。關於這一切我們非洲的下一代青年會在學校讀到的。不幸，魯孟巴的一生奮鬥與他的壯烈成仁將永遠與聯合國之失敗相提並論。他以誠意請求聯合國的協助，而聯合國的代表們竟然幫同把他謀殺了。我們的英雄們在卡坦加比利時的監牢裏慘遭殺害的事件在歷史上將成為殖民地制度最可恥的一頁，但他們的犧牲將成為非洲歷史最光輝與英勇的事蹟，使非洲解放鬭爭的故事放出異彩。

二〇。至於現在在布魯塞爾、巴黎、倫敦、紐約或其他地方沾沾自喜的劊子手們，又在雷堡市、布拉薩市與伊利沙伯市他們的非洲代理人，我們鄭重的宣佈他們早已知道的命運：他們將永遠不能逃脫剛果乃至全非洲人民不可避免的和絕不姑息的裁判。非洲因為堅信其光明正大的奮鬥目的，將不求報復，但非洲嚴厲的要求把所有犯罪者交司法的嚴正制裁。

二一。幾內亞代表團於二月七日在理事會根據無可否認的證據指出這個殖民主義的神聖同盟在剛果正在大事活動。過去幾天所發生的可悲事件充分證明這一點。本人必須提起在同一星期內發生如下幾項令人不安的偶合事件：第一在雷堡市非法成立了一個所

謂臨時政府——其中一部份人員因厭惡殖民地統治者的陰謀立即堅決拒絕參加這個傀儡內閣。這個政府除了代表外國壓迫者的利益外，什麼人都不能代表。又因這樣一個虛構的東西無從扶植起來，所以不能對它寄予任何希望；第二，Fulbert Youlou 牧師之訪問卡坦加，據說他是應宗貝之邀去幫他的忙和替他祈禱的；這個人在法國政府支持之下乃是一派立意要瓦解剛果的人的非洲領袖；第三，法蘭西聯盟中有些國家有意無意的幫助了執行殖民主義統治者謀害他們非洲同胞，即剛果愛國志士的計劃。他們請安全理事會暫緩採取任何決定以便在巴黎與布魯塞爾的幕後主動人去執行他們的罪惡使命。第四，莫布土、卡隆其與宗貝匪幫在法蘭西和比利時軍事參謀人員唆使、領導與組織之下向基阜、北卡坦加與東方各省同時進軍，瘋狂的想對季任加領導下的剛果共和國唯一合法政府所控制的各省與各區聯合進行攻擊。最後，愛國志士被那些卑鄙的罪犯們慘殺；這些人替比利時及其礦業公司在卡坦加到處造成困苦、恐怖、死亡與災禍的局面。

二二．在一個星期內接連發生的這些不同的事件肯定地證明所有殖民地統治國對於剛果確有一個聯合的計劃。在此情況之下，實無須從事長時間的調查以斷定如此顯明的罪行，除非我們不合情理地相信犯罪的人自己會揭發本身的罪狀。過去數日卡坦加扮演令人嘔心的假面具劇與義務表演使我們不得不極力指斥我們在聯合國所目擊的和魯孟巴及其同伴被害有關的一些勾當。今後他們將永遠成為勇氣和尊嚴的象徵，他們的殺身成仁是爲了使一個獨立與團結的非洲能够生存與興盛。

二三．以往並肩作戰的同胞們對於被法國殖民地統治者以卑劣手段謀害的 Ruben Um Nyobé 及 Félix Moumié 未嘗慟哭流涕，今天非洲民族主義者也不爲魯孟巴、烏基多及姆波魯流淚。今後他們將要永遠是靈感的泉源與光輝的模範。他們之死更能令人相信反對非洲徹底解放與反對非洲積極參加國際生活的死敵仍然是殖民地統治者與所有直接或間接幫助他們、保護他們或容忍他們的種種可惡要求的人。

二四．由此可見，非洲人民要求立即採取激烈行動爲剛果危機求得滿意的解決是毫不足奇的。這個解決辦法不是殖民地統治國的，也不是聯合國的，甚或也不是非洲國家的，而是剛果人民自行選擇的解決辦法，其目的是讓剛果人民發揮充分的自由與主權去維護他們本身的利益，維護非洲團結與國際團結。幾內亞共

和國代表團因此要求把所有已知的罪犯嚴予處罰。幾內亞代表團要求所有比利時人，所有殖民主義國家的公民，及所有軍隊與准軍隊立即撤出剛果。幾內亞代表團堅持把所有從前藏身於種族主義、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現在蟄集於剛果的僱兵一律驅逐出境。幾內亞代表團茲最後一次要求恢復與尊重剛果的法律，因爲唯有如此，剛果人民才能充分行使其主權選擇其政治制度並任命專爲剛果本身利益而行使政權的人。

二五．最後，我們希望哈瑪紹先生在這次剛果的使命失敗後採取爲維護非洲的真正利益乃至國際組織與世界和平的利益而需要採取的榮譽與尊嚴的行動。

二六．幾內亞共和國政府感覺它對於維護本洲的自由負有特別的責任，因此特請一向爲我們愛國情緒忠實發言人之 Sekou Touré 總統直接向秘書長哈瑪紹先生轉達我們全國人民在剛果與全非洲的這個危難時期的內心感想。Sekou Touré 總統於一九六一年二月十四日致哈瑪紹先生的電報表明幾內亞共和國的立場。該電雖已公布[S/4703]，但鑒於其重要性，本人要再向理事會宣讀其全文：

“閣下定必了解幾內亞政府與人民對魯孟巴總理與兩位部長橫遭殺害事深爲憤怒。此項暴行是聯合國永久的污點，使其秘書長與蓄意破壞剛果法律及殺害全體民族主義愛國人士的人站在同一立場。閣下亦當認識這一幕有閣下擔任重要角色的悲劇，無論閣下如何一再辯解，使閣下在非洲及全世界人民懷恨的心中已喪失個人的信譽。現在閣下導演的罪惡悲劇的第一幕已結束，閣下必須從舉世的譴責取得教訓。經過這次痛苦的經驗，請問那一國再能仰賴聯合國的協助以求解決它的問題？閣下可以確信，在剛果所用的險惡方法將不能減損剛果民族主義和抑壓非洲人民擺脫殖民主義與追求自由的與日俱增的決心。不幸聯合國通過它的秘書長竟然甘心充當帝國主義的旗手。在歷史教訓之下已經覺醒了的非洲將認識如何履行其責任。（簽名）Sekou Touré。”

二七．最後，我們剛接到一項新的與重要的聲明，覺得必須立即通知安全理事會各位理事。倘蒙主席允許，本人將宣讀 Sekou Touré 總統自 Conakry（幾內亞共和國）直接致秘書長哈瑪紹先生如下的電文[S/4715]：

“魯孟巴及其同伴烏基多與姆波魯之慘遭殺害係對剛果人民與全非洲人民之罪行，現任聯合國秘書長毫無疑問負有重大責任。本人謹奉告閣下，幾內亞政府有鑒於此，決定請秘書處派駐本國領土的全體專家與顧問立即撤退，以此作為抗議聯合國背叛剛果之表示。幾內亞共和國對聯合國在剛果之行動深為憤激，要求秘書長及其聯合國主要官員集體辭職。（簽名）Sekou Touré。”

二八。這就是幾內亞共和國政府所採取的勇敢的、不含糊的、與維護非洲民族利益的立場。本國政府期望安全理事會的每一位理事、大會的每一會員國乃至世界將來每一自由國家在非洲及逼迫非洲者之間，在自由與殖民地束縛之間，在我們對人身尊嚴的渴望與壓迫者自私與卑鄙的利益之間作斷然的選擇。

二九。非洲在其為謀完全解放而進行的神聖鬭爭中，正在慎重地估量誰是它的朋友，誰不是它的朋友。在剛果、在阿爾及利亞、在南非、在安哥拉、在西南非、在凡是侵害我們的自由的地方，只要外國侵略者尚佔據着我們的最後一方土地，凡是不同我們站在一起的人，俱將擔負反對我們的嚴重責任。一切人都要在殖民主義與非洲民族主義之間作一選擇。問題是很清楚的，選擇也應是很清楚的。決定的時刻已經到了，明天就太晚了。

三〇。Mr. BERARD(法蘭西)：幾內亞代表濫用污辱與誹謗的言詞，確不值一辯，不管這些言詞是如何無理與荒誕。我想到他的為人，他的文化背景與他的良好成績，但因奉有命令於是不得不如此，只有替他惋惜。這是和他的個性不相符合的，而且也不會增加他的聲望。

三一。主席：我現在請幾內亞代表發言。

三二。Mr. DIALLO Telli(幾內亞)：法國代表答覆我的問題時企圖使討論牽涉到私人的問題。我敢向他保證我不會仿效他的所為。我只要簡單直接地並肯定的告訴他，我不否認我現在與過去的為人。我是一個非洲民族主義者，覺得殖民主義國家及其人民為本身利益起見，需要完全立在新的基礎上與非洲建立關係。我可以告訴法國代表的就是法國與非洲之間的衝突不是個人的衝突。這是政治衝突，與它的國家特別有切身的利益的關係。

三三。如果我可以向法國代表提出一句忠告，那末，為了他本人的利益與法國人民的利益——法國人

民永遠是我們的朋友，不應與法國政府混為一談——那末法國政府應准許阿爾及利亞自由，放棄所佔的所有海外屬地，又為法國人民真正利益起見，應儘速廢除強迫許多新興非洲國家接受假自由的制度。這一點一旦實現，他就可以相信我們將永遠和法國人民合作。

三四。Mr. BERARD(法蘭西)：本人有話已說過了，沒有什麼可以補充的。

三五。主席：我現在請馬達加斯加代表發言。

三六。Mr. RAKOTOMALALA(馬達加斯加)：首先本人要感謝閣下於接到馬拉加西共和國政府及Philibert Tsiranana 總統來電請求之後讓我有此機會就剛果問題目前的辯論提出馬達加斯加的觀點。

三七。大會在第十五屆會休會前，曾決定將剛果問題保留在其議程之上。我國政府認為最好將整個問題移交大會，以便大會能夠處理並直接研究安全理事會目前各次會議所討論的各項問題。這些問題與聯合國全體會員國都有關係，因為和平是不可分的，每一國都充分認識讓世界任何地方發生的騷亂繼續蔓延的危險。

三八。我國政府要向理事會提出一項初步的聲明。我國政府當然了解聯合國憲章指定安全理事會負擔的主要的任務，因此決不質問授予理事會的特權。雖然如此，因為只有幾個星期就要復會，本國政府認為宜讓大會全體國家繼續並結束業已開始的討論，使得沒有人能夠說他沒有分擔一部份責任的機會。

三九。我們在此所處理的問題確是一項責任問題：是對剛果人民的責任——他們在幾個月前充滿信心與希望請求聯合國協助解除一項非常危險的局面；也是對非洲的責任——如本組織要保障非洲人民的獨立，那就需要維持非洲對本組織的信心；最後，也是對全人類的責任，因為全世界人民都在顧慮如果不迅速消除任何地方發生的無政府與無秩序的狀態，是否可能引起嚴重與無可挽救的禍亂。

四〇。馬拉加西共和國將留心剛果前途的發展，一則因為它關心於世界和平，又因為它是非洲的一部分，它自知負有促進本洲人民更大團結的使命。馬拉加西共和國因為如此，才參加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五日至十九日在布拉薩市舉行的會議。當時參加的有十二個非洲國家：喀麥隆、中非共和國、剛果(布拉薩市)、

象牙海岸、達荷美、加彭、上伏塔、馬達加斯加、茅利塔尼亞、奈及爾、塞內加爾及查德。剛果(雷堡市)各政治派別的代表們都被請參加會議並發表意見。

四一。布拉薩市會議結束之時曾通過了若干項決議案。本人認為必須從詳援引這些決議案，因為這是安全理事會各位理事必須認識的，正如他們可能並且正當地從其他發言人口中獲悉卡薩伯郎卡會議的經過及已往數星期來討論剛果問題的其他會議的經過一樣。

四二。布拉薩市會議結束之時候曾發表一項公告，其開頭兩段如下：

“下列署名的非洲國家與馬達加斯加...為促進善鄰關係、文化與團體利益...已舉行會議...擬為非洲與世界和平之維持作有效之努力。

“面對非洲目前的嚴重情勢，各該國家充分認識其責任之所在。此所以各國選擇...不袒護任何一方，但從事和解，不僅為只求妥協而提議妥協，但邀請有關方面從事談判，因為談判是求得解決及對和平與國際合作有所貢獻之唯一方法。”

四三。該公告中關於剛果的一部份如下：

“下列署名的非洲國家與馬達加斯加歡迎聯合國為使剛果(雷堡市)不致陷於騷亂與無政府狀態所作之努力。各國鑒於聯合國秘書長哈瑪紹先生遵照憲章之精神，竭力設法使冷戰不致延及非洲這一部分，向其致賀。

“不幸，對敵的集團曾設法，且仍在設法直接或間接利用若干非洲及亞洲國家使剛果(雷堡市)重行淪為殖民地。下列署名之非洲國家與馬達加斯加在全世界公論之前，譴責此項新殖民主義。

“剛果(雷堡市)之真正獨立，無疑需要聯合國繼續供給技術協助，但亦需聯合國不設法替代剛果當局；尤需任何國家不以其軍隊或外交人員干涉剛果(雷堡市)之內政。

“唯有邀請所有各黨各派之代表舉行圓桌會議才能求得剛果問題之政治解決。如不遵守此項民主原則，則結果只有任種族主義泛濫與冷戰而已。”

四四。此項聲明措詞明朗，用不着本人強調。它簡括地說明了布拉薩市會議各國都已堅決維持的立

場。它也決定了本國政府對理事會各次會議已往提出及將來提出每一解決辦法的反應。

四五。既然全世界已承認剛果是個獨立國家，這些決議案如有損害其主權之處，則本國政府自然認為與布拉薩市會議的各項決定相違背。除雷堡市政府而外，更無理由承認任何其他政府。

四六。我國政府認為在政治的方面必須讓剛果能夠自由決定其政體，並選擇其領袖。剛果必須能夠管理其本身的內政，不受干涉，亦不受任何外國的“命令”。

四七。布拉薩市會議有鑒於此，曾忠告剛果的領袖們各本其對於這個分裂破碎的國家的責任，舉行代表每一政治派別的圓桌會議，設法去檢討使他們發生爭執的問題，並為每一個問題尋求一個非洲的解決辦法，或者不如說尋求一個剛果的解決辦法。

四八。此項決議案通過之後，雷堡市曾舉行了圓桌會議。圓桌會議開了幾次之後就成立了一個政府。當然所有困難並未完全克服，將來無疑也會發生其他的困難，但至少證明這是正當的方向與唯一可以恢復和平與秩序的方法。至少本國政府認為，無疑參加布拉薩市會議的各國政府也認為，現在需要耐心等待困難一一解決而不應從事批評或抱懷疑的態度去強調甚至誇大其困難。在這個緊要的關頭，任何外來的干涉將是一種錯誤，將是一種天真的行為，或者——本人不願意這樣想——可以說是企圖對剛果的和解行動的破壞，因為此舉的最後失敗將延長混亂的局面並使它更為惡化。

四九。我們聽到有些人要求把剛果國家軍隊中立化與解除武裝難免感覺詫異，因為我們認為目前所需要的只是要把軍隊改編。首先，誰敢負起責任執行一種為剛果本身所反對，因而只能引起戰爭的軍事行動。這是聯合國需要用暴力對付一個中立國家軍隊的行動，這個中立國家的軍隊未曾離開本國的邊界，未曾威脅任何一個國家，也未破壞國際法。在此情況之下，請問對歷史負有責任的人誰敢命令聯合國軍隊去作戰，去射擊，甚至去殺傷？

五〇。但是我們首先對於這個國家的另一部份所有的軍隊必須予以密切注意。這些軍隊已經聲明不承認國家元首的權力。這些軍隊當然也應解除武裝，但請問用什麼方法呢？誰能保證這些軍隊真的可以中立

化並繳出其全部武器呢？人人都看得出，關於使剛果國家軍中立化的提議無異等於任由該國淪於無政府狀態，讓那些不效忠於國家的武裝團體成了該國的主人翁。

五一．我們的顧慮也有其他理由。關於交由聯合國指揮的若干軍隊，我們不是聽見其本國政府聲明在某些情形下如果良心上不許可就可能拒絕執行聯合國統帥部的命令嗎？

五二．這些政府既然對於爭論中的某些問題已經表明其立場，一旦剛果軍隊中立化而失去其平定力量，那末這些軍隊就可能不受聯合國司令部的命令而各按其本國政府的政策去從事政治活動。請問這種情形將來引起的嚴重危機與混亂流血局面將至什麼地步呢？這就是聯合國於一九六〇年七月激於慷慨與人道的衝動決定於剛果採取行動所想見的獨立嗎？

五三．我國政府懇請諸位反省一下可憐的剛果人民的未來命運，他們在過去幾個月來已陷於困苦饑餓的境地。

五四．我們反對不公平，反對所有一切違背基本人權的行為。我們對過去幾個月死亡的人默念致哀，我們希望他們的血不是白流的，而他們的犧牲會使生者免受流血之禍。讓我們誠懇地希望任何一方不要貪圖報復。

五五．我們衷心譴責加於個人的暴行，譴責謀害與暗殺，不論是以什麼方式執行的，我們希望犯罪的人不管他們的地位多高將來均須依法懲處。謀害魯孟巴先生和他的同事是沒有任何理由的。因此負此責任的人必須依法懲處。但我們也必須想法解除無辜人民的痛苦，方法之一就是行中庸之道，忘記既往和團結起來。

五六．聯合國的責任是不顧任何困難繼續辦理可貴的協助工作。各國政府的個別責任就是對那些以暴力反對中央政府使該國更難恢復平靜與秩序的人停止給予精神協助，特別是停止給予物質的協助。

五七．一般而論，這就是本國政府根據布拉薩市會議結論的意見。馬拉加西共和國總統授權本人在這裏明確地提出我們的觀點。我們要對剛才獲悉的不幸事件再度表示遺憾，但並不因此而改變本人聲明的要旨。

五八．我們贊成維持甚至增加聯合國的協助。我們贊成用國際的武裝力量保衛該國的獨立，免受所有

外來的侵略。但我們反對任何強加於剛果內政的外來決定。

五九．讓我們全體避免把剛果作為試探我們的意見之爭的場所。剛果人民正在備受痛苦。讓我們保護那些人民，但讓他們自己負起鑄造本身命運的尊嚴任務。

六〇．我國政府願意對秘書長表示充分信心，我個人茲以本國名義鄭重聲明我們決不參加攻擊他個人或他的威信的任何行動。

六一．最後，我國政府要再度聲明對聯合國所根據的理想懷抱的信念並聲明決心以一切方法鞏固本組織。因為本組織是反對戰爭的最後一道防線，假如它不存在，全世界就會陷於混亂和苦難的局面，甚至整個消滅。

六二．Mr. MAIGA (馬利)：本人首先要提起一九六一年二月二日日本人在理事會的聲明。當時本人說過：

“在剛果已經犯了錯誤。但犯錯誤不是一項不名譽的事，因為唯有不採取行動的人才不犯錯誤。唯有存心不良的故意行動才是不名譽的。秘書長只要不是如此，本人就不再對他存這種想法。”〔第九二九次會議，第三十二段。〕

其後本人又說：

“魯孟巴總理和他的同伴落在不負責任人士的手上。我們責成秘書長對魯孟巴先生的生命負個人的責任，請他特別當心，因為如剛果政府首長被殺害，他在聯合國的歷史上將負極大的惡名。”〔同上，第四十九段。〕

本人要引的最後一段是摘自馬利總統 Mr. Modibo Keita 於一九六一年二月十八日所發表的聲明。

“在巴黎將籌足八〇〇，〇〇〇比利時法郎（或相當於四百萬剛果法郎）滙往布拉薩市然後轉滙剛果河對岸的雷堡市。僱用兇手的費用就從第一筆滙款中支付。不久就要安排魯孟巴第二次逃走，以便兇手們能夠執行謀殺計劃。”〔同上，第六十三段。〕

六三．本人再說一遍，這幾段話是本人一九六一年二月二日向安全理事會發言時所說的。今天本人本來可以回到剛才所引的第一段話上去，加以分析，指出

秘書長的行為或錯誤是否出於惡意。因此，如果這些行為是故意的，那末秘書長是否有辱他的使命。本人不想在這次會議這樣做。

六四，本人本來也可以將關於魯孟巴先生和他的同伴被殺的第二段話加以引伸，以便指出秘書長在歷史上應負什麼責任。可是本人也不願意以歷史家自居。

六五，從 Modibo Keita 總統的聲明摘錄的第三段話含有一項警告。這一段證明——今天已經無可否認了——本組織已經知道要解決魯孟巴先生的陰謀。本人不想進一步詳細的去證明聯合國對此事應負責任。責任既然如此明白，所以用不着任何理由來證明。請勿以為本人如此讓步就是無意用適當的言語對魯孟巴先生的被害及本組織之瀕於瓦解表示極深的激憤與痛恨，本人為了另一原因不願此時表現得急躁。為了人道的緣故，我覺得剛果問題必須得到緊急的解決；我所說的解決，就是採取避免即將發生內戰的緊急的行動。

六六，關於這個問題的實質的討論，換句話說即責任的指派與剛果最後解決辦法的尋求，本代表團希望能夠繼續討論，但必須等待安全理事會先採取必需的緊急行動。此所以本人要求以後再發言的權利。

六七，現在本人要就這些緊急措施提出若干建議。但讓我先就兩點加以說明：第一點，本人雖不欲細追究聯合國的責任，但要簡單地告訴各位本代表團的立場。我們已不再信任秘書長，因此現在是他提出辭職的時機，我們希望他辭職。除此而外本人只欲指出馬利政府與人民的意見已經在馬利共和國總統致秘書長電 [S/4705] 中說得非常明白。該電指斥這些背叛的行為與謀殺的罪行，且已經分送各代表團了。本人除宣讀其中短短的一段外不擬把該電的全文宣讀：

“...很明顯的，本組織的體制與觀念如不經過重大的改變；沒有一個非洲國家政府對聯合國再會表示信任。”

六八，關於本國政府立場的這個明確聲明很自然的使我要說到第二點。這是和美國代表史蒂文生的聲明[第九三四次會議]有關的。我們在此出席的目的是為了各抒所見。有些代表團為了禮貌上或其他原因，如果怕得罪某些友邦而不敢提出觀點，那末工作就不會有效。我覺得並不是每個人到這裏來都有一定的想法。因為這個緣故，我要提出本代表團與美國代表的

意見完全相反的幾點。史蒂文生先生告訴我們，聯合國的首要功用是要保護弱小國家免受任何外國的干預，我對此說自然贊成。但是我們不能不說聯合國在這一方面有負他的使命。因為就我們而論，只要聯合國的體制與組織照舊不改，我們一定非常謹慎不求聯合國保護我們的安全。這是本代表團乃至馬利全體人民的觀點，並且從本人所引 Modibo Keita 總統來電的一段話獲得證實。

六九，美國代表告訴我們最近成立的 Iléo 政府，雖然有許多被請入閣的部長拒絕參加，仍是朝解決剛果問題前進的一步。關於此說本代表團礙難同意。

七〇，哈瑪紹先生在理事會[第九三五次會議]爲了替自己申辯告訴我們，他常常就剛果共和國總理的待遇問題向卡沙扶布提出抗議。我們都知道秘書長未能從卡沙扶布和他的同謀得到任何的滿意答覆，因為魯孟巴現在已經被害了。

七一，史蒂文生先生本人也曾譴斥[第九三三次會議]此項卑鄙行動，從事此項行動的人就是那些倉卒成立一個政府來要挾我們接受另一“既成事實”的人。這些絲毫不顧正義與不尊重人身尊嚴並不斷地歌頌可恥罪行的人，史蒂文生先生竟考慮和他們來往，實在令我詫異。請問有人會信聯合國能够期望這些人會合作嗎？本人甚至不是認為無從合作的人。秘書長本人也曾默認這一點，因為他曾說到他如何努力維護剛果的法律及這個所謂剛果合法政府拒絕遵從他一切提議的阻撓態度。

七二，因此，本人要奉告史蒂文生先生，他所提議的擴大這個所謂政府的辦法[第九三四次會議]正是比利時殺人兇犯和它的傀儡所求之目的。因此，實際上美國代表與秘書長所說的話彼此衝突。

七三，我們也不同意他的另一點提議，即聯合國軍司令部與卡坦加省的軍隊合作。因為我還未曾看見他的聲明的法文譯本，所以不知道對他所說的話是否有所誤會。假如是這樣，那末我就要承認我的消息非常不靈通。據我所知道，美國政府還未承認卡坦加。美國代表一定準備以下列方式表達他的意思：“聯合國與卡坦加或史坦利市軍隊之合作”。因為即使未承認季任加爲全剛果政府的首長，無論從公道或從邏輯的觀點講，他至少也應該享有宗貝所享有的權利。美國代表若不改正他的觀點，他就不能再怪有些國家公開承認季任加政府了。這就是本代表團的觀點。我這樣說

並沒有心存報復。我們馬利人像終日在酷烈的太陽下工作的農民們一樣，我們一向憑冷靜的邏輯與普通常識來說話，希望任何人不要見怪。我們的人道主義永遠不會以蔑視現實的詩人幻想來表達的，因為我們所處理的這些問題只有用行動才能解決。我們的人道主義是用簡單的真理表達出來的。

七四．因此關於剛果問題未來的解決辦法，我們與美國代表團對於這個問題的實質彼此不能同意，但這並非本人發言的要點。本人現在回到頭再講如何尋求能適用於剛果的迫切解決方法，藉此避免發生內戰。本人希望史蒂文先生在這一點上能同情本代表團的顧慮。現在，在法國與比利時軍官率領之下，三個軍事團體正向季任加先生的政府所控制的領土會師，這是在莫布土——宗貝——卡隆其三人領導之下進行的。這些集團無論那一個與季任加的愛國志士接觸，內戰的爆發就不可避免。這是我們必須不惜一切代價要求避免的。本代表團沒有權利在此發動程序的辯論，但這個問題十分迫切，因此我們誠意希望理事會處理這個問題以便迅速採取決定，然後再去討論處理實質的任何決議案。理事會的決定應命令聯合國軍司令部立即將交戰雙方隔開。我們強調此項行動的迫切性，希望聯合國這次的行動不要過晚了。這是數天以內可能是數小時以內的問題。關於這個問題的實質討論只能等待這些初步措施採取以後才能繼續進行，我仍舊衷心希望理智終於勝過感情。

七五．最後讓本人再補充說幾句話。本人所說的一切並無絲毫諷刺的意味。本人在二月二日理事會第九二九次會議時曾告訴諸君馬利對於全非洲的顧慮。今天所有對殖民主義沒有直接關係的國家都同樣的着急。蘇聯的聲明驚醒了那些靜坐不發一言但因投票關係無形中成了比利時殖民地統治的同謀的人。本人已經在二月二日向聯合國提出警告：既然人人都在蹂躪剛果的法律，恐怕不久以後每個人都會依照自己的意思單獨採取行動了。因此，讓我們再不要義憤填膺，我們也已經到了一個階段，如果不能在剛果伸張

正義，那末爲了我們所尊敬的領袖們，我們也需要採取某種行動把那些傀儡們一下子全都趕走。

七六．本人要再次聲明馬利的深切憤激情緒，但在目前情況之下，爲了避免無謂的辯論，本國政府於剛才提到的致秘書長的電[S/4705]中決定保留權利，等待大會復會以後要求聯合國負起適當的責任。聯合國的存亡須看本組織的基本觀念有無根本改變與能否建立一個新的體制。因爲世界地理的重大改變，所以不得不如此。

七七．爲和平與自由起見，人人對本組織至少有相當的信任。我們雖有誠意，但在目前不幸已經沒有這種信心了。

七八．本人也要順帶指出，我們所以今天不譴責比利時的原因是極其簡單的。有人說凡是踢一匹驢子的人自己會被反踢的；比利時政府已經沒有任何人性存在了。

七九．最後讓我對非洲這一代傑出的青年的英勇奮鬥致敬。在我們看來魯孟巴是不死的，他把豐富的經驗傳給我們以後仍舊在我們心目中活着。非洲人民將來世世代代都將以他爲模範，因爲他之死是爲了非洲的尊嚴，永遠值得我們尊重。我們向所有曾和他並肩作戰被人卑鄙謀殺的人們致敬。我們向被人犧牲的整個剛果致敬。我們的子孫將從我們的歷史讀到這些愛國志士的史詩。這些愛國志士們是爲了殖民地人民能够自由地、尊嚴地與榮譽地生存而捐軀的。今天我們的國旗在本國及各大使館都下半旗以誌哀悼之意。

八〇．Mr. STEVENSON(美利堅合衆國):本人必須糾正馬利代表一點明顯的誤會。本人恐怕馬利代表對我昨日發言中某一要點誤會了。我國政府一向支持剛果共和國的領土完整，堅決地拒絕支持或以任何方式承認分裂或分化該共和國的任何企圖，不論這種企圖是發生在卡坦加、東方省或任何其他地方。

午後十二時五十五分散會

聯合國出版物經售處

阿根廷

Editorial Sudamericana, S.A., Alsina 500, Buenos Aires.

澳大利亞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369 Lonsdale Street, Melbourne C. I.

奧地利

Gerald & Co., Graben 31, Wien, 1.
B. Wüllerstorff, Markus Sittikusstrasse 10, Salzburg.

比利時

Agence et Messageries de la Presse, S.A., 14-22, rue du Persil, Bruxelles.

玻利維亞

Librería Selecciones, Casilla 972, La Paz.

巴西

Livraria Agir, Rua Mexico 98-B, Caixa Postal 3291, Rio de Janeiro.

緬甸

Curator, Govt. Book Depot, Rangoon.

柬埔寨

Entreprise khmère de librairie, Imprimerie & Papeterie Sarl, Phnom-Penh.

加拿大

The Queen's Printer, Ottawa, Ontario.

錫蘭

Lake House Bookshop, Assoc. Newspapers of Ceylon, P.O. Box 244, Colombo.

智利

Editorial del Pacífico, Ahumada 57, Santiago.
Librería Ivens, Casilla 205, Santiago.

中國

臺灣，臺北，重慶路，
一段九十九號，世界書局。
上海，河南路二一一號，商務印書館。

哥倫比亞

Librería Buchholz, Av. Jiménez de Quesada 8-40, Bogotá.

哥斯大黎加

Imprenta y Librería Trejos, Apartado 1313, San José.

古巴

La Casa Belga, O'Reilly 455, La Habana.
捷克斯拉夫
Ceskoslovensky Spisovatel, Národní Trída 9, Praha 1.

丹麥

Ejnar Munksgaard, Ltd., Norregade 6, København, K.

多明尼加共和國

Librería Dominicana, Mercedes 49, Ciudad Trujillo.

厄瓜多

Librería Científica, Casilla 362, Guayaquil.

薩爾瓦多

Manuel Navas y Cia., 1a. Avenida sur 37, San Salvador.

衣索比亞

International Press Agency, P.O. Box 120, Addis Ababa.

芬蘭

Akateeminen Kirjakauppa, 2 Keskuskatu, Helsinki.

法蘭西

Editions A. Pédone, 13, rue Soufflot, Paris (Ve).

德意志

R. Eisenschmidt, Schwanthaler Str. 59, Frankfurt/Main.
Elwert und Meurer, Hauptstrasse 101, Berlin-Schöneberg.
Alexander Horn, Spiegelgasse 9, Wiesbaden.
W. E. Saarbach, Gertrudenstrasse 30, Köln (1).

迦納

University Bookshop, University College of Ghana, Legon, Accra.

希臘

Kauffmann Bookshop, 28 Stadion Street, Athènes.

瓜地馬拉

Sociedad Económico-Financiera, 6a Av. 14-33, Guatemala City.

海地

Librairie "A la Caravelle", Port-au-Prince.

宏都拉斯

Librería Panamericana, Tegucigalpa.

香港

The Swindon Book Co., 25 Nathan Road, Kowloon.

冰島

Bokaverzlun Sigfusar Eymundssonar H. F., Austurstraeti 18, Reykjavik.

印度

Orient Longmans, Calcutta, Bombay, Madras, New Delhi and Hyderabad.
Oxford Book & Stationery Co., New Delhi and Calcutta.
P. Varadachary & Co., Madras.

印度尼西亞

Pembangunan, Ltd., Gunung Sahari 84, Jakarta.

伊朗

Guity, 482 Ferdowsi Avenue, Teheran.

伊拉克

Mackenzie's Bookshop, Baghdad.

愛爾蘭

Stationery Office, Dublin.

以色列

Blumstein's Bookstores, 35 Allenby Rd. and 48 Nachlat Benjamin St., Tel Aviv.

義大利

Libreria Commissionaria Sansoni, Via Gino Capponi 26, Firenze, and Via D. A. Azuni 15/A, Roma.

日本

Maruzen Company, Ltd., 6 Tori-Nichome, Nihonbashi, Tokyo.

約旦

Joseph I. Bahous & Co., Dar-ul-Kutub, Box 66, Amman.

韓國

Eul-Yoo Publishing Co., Ltd., 5, 2-KA, Chongno, Seoul.

黎巴嫩

Khayat's College Book Cooperative, 92-94, rue Bliss, Beirut.

盧森堡

Librairie J. Trausch-Schummer, place du Théâtre, Luxembourg.

墨西哥

Editorial Hermes, S.A., Ignacio Mariscal 41, México, D.F.

摩洛哥

Centre de diffusion documentaire du B.E.P.I., 8, rue Michaux-Bellaire, Rabat.

荷蘭

N.V. Martinus Nijhoff, Lange Voorhout 9, 's-Gravenhage.

紐西蘭

United Nations Association of New Zealand, C.P.O. 1011, Wellington.

挪威

Johan Grundt Tanum Forlag, Kr. Augustsgt 7A, Oslo.

巴基斯坦

The Pakistan Co-operative Book Society, Dacca, East Pakistan.
Publishers United, Ltd., Lahore.
Thomas & Thomas, Karachi.

巴拿馬

José Menéndez, Agencia Internacional de Publicaciones, Apartado 2052, Av. 8A, sur 21-58, Panamá.

巴拉圭

Agencia de Librerías de Salvador Nizza, Calle Pte. Franco No. 39-43, Asunción.

秘魯

Librería Internacional del Perú, S.A., Casilla 1417, Lima.

菲律賓

Alemar's Book Store, 769 Rizal Avenue, Manila.

葡萄牙

Livraria Rodrigues y Cia, 186 Rua Aurea, Lisboa.

新加坡

The City Book Store, Ltd., Collyer Quay.

西班牙

Librería Bosch, 11 Ronda Universidad, Barcelona.

Librería Mundi-Prensa, Castello 37, Madrid.

瑞典

C. E. Fritze's Kungl. Hovbokhandel A-B, Fredsgatan 2, Stockholm.

瑞士

Librairie Payot, S.A., Lausanne, Genève.
Hans Raunhardt, Kirchgasse 17, Zürich 1.

泰國

Pramuan Mit, Ltd., 55 Chakrawat Road, Wat Tuk, Bangkok.

土耳其

Librairie Hachette, 469 Istiklal Caddesi, Beyoglu, Istanbul.

南非聯邦

Van Schaik's Bookstore (Pty) Ltd., Church Street, Box 724, Pretoria.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Mezhdunarodnaya Kniga, Smolenskaya Plashchad, Moskva.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

Librairie "La Renaissance d'Egypte", 9 Sh. Adly Pasha, Cairo.

聯合王國

H.M. Stationery Office, P.O. Box 569, London, S.E. 1 (and HMSO branches in Belfast, Birmingham, Bristol, Cardiff, Edinburgh, Manchester).

美利堅合眾國

Sales Section, Publishing Service,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烏拉圭

Representación de Editoriales, Prof. H. D'Elia, Plaza Cagancha 1342, 1° piso, Montevideo.

委內瑞拉

Librería del Este, Av. Miranda, No. 52, Edf. Galipán, Caracas.

越南

Librairie-Papeterie Xuân Thu, 185, rue Tu-do, B.P. 283, Saigon.

南斯拉夫

Cankarjeva Založba, Ljubljana, Slovenia.
Drzavno Preduzece, Jugoslovenska Knjiga, Terazije 27/11, Beograd.
Prosvjeta, 5, Trg Bratstva i Jedinstva, Zagreb.

[61C1]

凡國內尚未設有經售處而欲函詢或定購者，請與聯合國出版物銷售處接洽。地址如下：Sales Section, Publishing Service,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U.S.A.; or Sales Section, United Nations, Palais des Nations, Geneva, Switzerland.

S/PV. 936

Printed in China

Price: \$ U.S. 0.35

C.H.-63-02357

Reprinted in U.N.

(or equivalent in other currencies)

May 1963-100